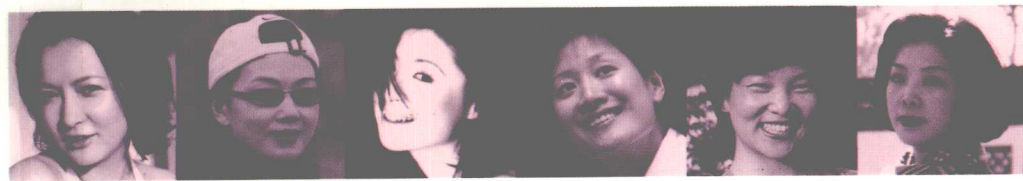


刘凝访谈录



美丽 女主播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刘凝访谈录



美丽 女主播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女主播:刘凝访谈录/刘凝著. —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-5444-0170-7

I.美... II.刘... III.女性—电视节目—主持人—访谈录—中国 IV.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67508号

美丽女主播——刘凝访谈录

刘凝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(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1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5,000本

ISBN 7-5444-0170-7/I·0004 定价:18.00元

(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序

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敬一丹

刘凝从南方带了书稿到北方来。

她，引我们走近了她们。

她们有着共同的职业背景。不论人们管她们叫主播、播音员、还是主持人，她们的职业空间都在话筒前。这一行，过去很多年不太为人所知，甚至有点儿神秘感。沈力老师她们那一代是在寂寞中开始话筒前生涯的，20世纪50年代、60年代初，只有很少的观众熟悉沈力老师，而沈力老师是中国早期荧屏上名副其实的“美丽女主播”，如果把美丽理解为善良、端庄、亲和的话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回忆沈力的形象，还如同在三月的春风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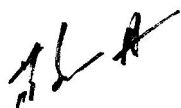
近二十年，话筒前变得热闹起来。广播电视的发展几乎可以用膨胀来形容，收音机里、电视机里，节目不是一个一个地增加，而是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增加；电台、电视台对播音员、主持人的需求前所未有的，各类大学里成批量地培养着未来的竞争者。过去想也想不到的话语空间如今被开拓出来，过去从未用过的交流方式现在被广泛使用着，那么多个性迥异的主持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话筒前。话筒前的职业变得空前引人注目。

这其实是今天“美丽女主播”们职业生涯的背景。

同样的背景下，有着不同的细节。细节使得人生动起来，活跃起来，刘凝注意和记录了这些细节。在乎细节，似乎是刘凝的

长项，在她以往主持的节目里，她也总是静静地、淡淡地运用着细节的力量。在这本书里，我通过细节走近了女主播们，她们自然鲜明的形象、她们细腻丰富的人生感受，在刘凝若有若无的引导下展示出来。我喜欢这种若有若无，这是不给人压力的同行间的采访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自然方式。这也许缘于刘凝的性格，也许是她的职业修炼。

刘凝的样子，看上去是安静的，但从她的文字中可以感觉到她的善感。她的心、她的眼睛恐怕是不安静的吧？她的笔能自如流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，那笔端流露出的一点小资，也挺可爱的。



2005.4.25

目 录

序 敬一丹 1



卜 凡 聆听时间 1

刘凝手记：诗意的卜凡



叶 沙 在黑夜深处依然阳光灿烂 15

刘凝手记：叶沙的不、不、不



印海蓉 海的微笑 29

刘凝手记：印象



李培红 位置的意义 41

刘凝手记：内心的事情



李 莉 我喜欢在路上走 55

刘凝手记：远行者



何 婕 澄明如风 67
刘凝手记：风的梦



张 培 岁月杂忆 81
刘凝手记：真诚走过的岁月



陈 蕾 花儿静静地开放 95
刘凝手记：相信幸福



袁 鸣 原来和后来 107
刘凝手记：康桥鸣响



施 琰 淡泊中的精彩 121
刘凝手记：等待和到来之间



晓 蕾 因认真而美丽 135
刘凝手记：给认真掌声



梅 梅 选择快乐 151
刘凝手记：选择是绕不过的

后记 166

卜凡 | 聆听时间



卜凡，祖籍河南

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

1992年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主播

是东方电视台成立之初的最早的两位女主播之一

真诚、快乐地生活

热情、努力地工作

凡



卜凡：聆听时间

童年岁月

上学的路上，要经过一座山，山上有很多野果子，随手摘下来就能吃。我们经常是唱着歌，一路小跑，冲过山坡。

刘凝：卜凡，你是河南人，我是山东人，咱们离得挺近的。

卜凡：我的祖籍是河南，我妈也是山东人。我是在河南长大的。不过九岁前我是在湖南。

刘凝：一南一北。怎么会在湖南生活过？

卜凡：我父亲是军人，我妈带着我们成了随军家属。

刘凝：在湖南哪里？

卜凡：衡阳。部队在衡阳的郊区。这是一段我非常留恋的日子，也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一段时间，有很多特有的乐趣。

刘凝：有哪些乐趣呢？

卜凡：比方说，部队大院里有个灯光球场，老百姓农忙时战士们会帮助他们收稻子，刚从田里割下的稻子堆满了球场。晚上灯光一照，那些夹杂在泥里的小鱼、小虾就会欢蹦乱跳。我们那些小孩就端

着小盆去捡。

刘凝：捡来干嘛呢？

卜凡：拿回家吃啊。另外，雨后部队草坪上会长出一种叫“地皮”的东西，用来炒鸡蛋可好吃了。

刘凝：是不是一种菌类？

卜凡：是的。在我写的那本《卜凡的声音》中，我还提到过上学的路上也特别有意思。读书的学校是部队小学叫南泥湾小学，到学校要翻过一座山。有时天黑才放学，姐姐带着我和院里的小朋友结伴同行，我们经常是唱着歌，一路小跑，冲过山坡。

刘凝：山高吗？

卜凡：不高。其实就是个山坡。山上有很多的野山果，随手就可以摘下来吃。我还会带一个军用水壶，放学的路上就接上满满的一壶山泉水，带回家给姥姥泡茶用。姥姥泡的金银花，也是我路上摘的。那时候和大自然靠得真是近。我和我姐还养过蚕。我们爬树摘桑叶，然后洗干净，晒干，再喂蚕吃。

刘凝：你还会爬树？！养得多吗？

卜凡：有一匾吧。后来还结了茧，我妈用这些茧丝给我织了双丝袜。

刘凝：你爸是军人，又生活在这样自然和自由的环境里，你的性格有点像小男孩吗？

卜凡：这倒没有。我爸是军人，在南京军校学的也是理科，但他也喜欢文学。后来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了一部四集的电视连续剧，我近水楼台还在戏里演了一个女大学生。不过我爸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我喜欢上了文学，现在想来跟我爸那时的教育真有很大的关系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就在报纸上用毛笔抄上一首古诗，挂在家里的

黑板上，让我们姐弟三人背。

刘凝：是些怎样的诗呢？

卜凡：古诗词、毛主席诗词。一周换一首，当时还真背了不少诗。我爸还让我们写日记，写一行空一行，他用红笔进行修改，不过后来日记本成了我自己的空间，写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。除了学校布置的作文，我爸还给我们另外出作文题，每周写一篇。

求学故事

考不好我先哭，一看见爸妈我哭得就更厉害，觉得对不起他们，爸妈倒是总会安慰我，从来不怪我。

刘凝：九岁回到河南吗？

卜凡：回到了河南开封，那是一座古城。刚回来就遇到了不适应。当时我和我姐准备进一家重点小学，但是因为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教材，湖南和河南教的课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入学考试我们都没考好。当时我爸就跟老师做了保证：先让她们跟着读，到期末考试时一定让她们跟上学校的进度。那时候教科书不好买，我爸就趁着院里的小孩玩的时候，借来人家的教科书抄，语文和数学全部抄下来。每天晚上就分别给我和我姐辅导。我爸负责数学，我妈负责语文。我家里一直有一块小黑板。现在想来我爸我妈那时候真是不容易。我和我姐也都争气，很快成了尖子生，我姐考入了重点中学，后来我小学毕业考了全校第一名，考了二百多分，考进了市重点十三中。

刘凝：二百多分是什么意思？

卜凡：语文数学一共是二百分。还有体育分十分。为了这十分，我真是付出了努力。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起来跑步，从我家跑到龙亭。

刘凝：多远？

卜凡：也没搞清有多远了，大人早锻炼也就是跑这些路了。北方冬天的早晨还是很冷的，我妈把我全副武装一番。帽子、围巾、手套、棉鞋一样都不少。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日子。

刘凝：这么认真，你爸妈会心疼吗？

卜凡：每天早上我妈第一个起来。有时候天太冷了，我妈不忍心叫醒我，想让我多睡会儿。但我会跟她急的。晚五分钟我都急。

刘凝：你真不怕吃苦。

卜凡：小时候特别好强，做事很认真。我常开玩笑说，中学是我的辉煌时代。因为学习好，又是班长、团支书，是好学生。可是一考进重点高中，就不是尖子生了。

刘凝：为什么？

卜凡：数理化！我所在的开封高中被称为是北大、清华的摇篮，都是优秀生。我的几位同桌后来也都考进了北大、南开。我的文科还都不错，但物理、化学和初中完全不同，怎么也学不好了。考不好我先哭，一看见爸妈我哭得就更厉害，觉得对不起他们，爸妈倒是总会安慰我，从来不怪我。到了高二，分到文科班后，才又重拾自信。那时候文艺方面的表现开始突出了，经常参加校内、全市的演讲、辩论赛，都能拿到第一名，我也主持学校的文艺汇演。学校里有个广播站，三五个同学轮流值班。我是其中的一名播音员。

刘凝：你最早的职业生涯应该从那里就算起了。

卜凡：是啊。每次播音前，都是自己找一些文章。比如在《读者文摘》上找些小散文啊、诗啊什么的拿来念，挺有意思的，从小就比较喜欢写写唱唱的。对了，我还会一门乐器——手风琴，是在初中时学会的，参加学校的兴趣小组。我记得在一排小平房前，坐满了学乐器的同学，学什么的都有。

刘凝：你学的水平如何？

卜凡：我会拉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，而且就会拉这一首曲子。

刘凝：真有你的！

卜凡：因为后来要考高中，就放弃了。

刘凝：因为文艺上的见长，所以考北广也是很自然的。

卜凡：没有。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北广这个学校。那时我最想考的是某个大学的中文系，因为我想当作家。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让我们班的几个比较喜欢朗诵的同学，去参加北广的初试。我们就去了开封电台考试。没想到，我居然过了初试。一起去的同学都被刷下来了。当时只在河南全省招一个人，所以当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时，他们都不支持，都觉得太难考了。另外他们害怕我在专业考试上投入的精力太大，影响学习。只有我姐说我行，觉得我是干电视的料，让我不要放弃。复试要录像的，我姐眼光好，我妈给了她钱让她负责包装我。最后我姐决定，买一件黑白搭配的毛衣。前不久我还找到了那张报名照，现在看上去还是挺精神的。复试要去郑州，我爸妈陪我去的。考试时，即兴演讲题目抽签，我抽了第一个。

刘凝：这种考试最怕第一个上了。

卜凡：我没这么想，我就当成是我的吉祥数字了，第一就是考第一的意思。

刘凝：关键时候你还挺乐观的。考试之前请老师辅导过吗？

卜凡：我的老师就是我爸。

刘凝：他的普通话不错？

卜凡：标准的河南普通话。但我爸读文章的时候有自己的分析理解，很会把握抑扬顿挫。小时候我参加朗诵比赛我爸都是我的辅导老师。当时我自备的朗诵也是我爸帮我选的，是一篇描写风景的散文。

刘凝：从写作到朗诵都是你爸辅导你。

卜凡：是。最后北京选出三人参加高考，决定录取的那一名，将按照文化成绩的高低自上而下录取，也就是说文化成绩将起决定性的作用。我开始拼命用功。高考结束，开封评出文科状元、理科状元和文艺类状元。我是文艺类状元。

刘凝：不容易！

卜凡：考试结束我大病一场，体重只有九十二斤。开学了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我就带着瘦瘦的小脸走进了北广。

大学时代

走出图书馆，回宿舍的那条路两旁种满了白桦树，微风吹着，身边是一对对情侣，觉得自己的生活单纯又充实，自己的明天一定会特别美好。

刘凝：一个人去的北京？

卜凡：爸妈送我去的。之前我没有去过北京，爸妈就先带着我去了长城、天安门、故宫。原来想象中的这些地方都是金碧辉煌的，现

实却更真实。爸妈走的时候，对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是嘱咐我要吃好、喝好、睡好。

刘凝：分别时肯定又是一场哭。

卜凡：哭。但最严重的一次是过节。刚开学没多久就赶上了八月十五，吃过晚饭后，我们几个同学就到学校的核桃林里去坐坐。谁知一坐下来大家就开始说想家的事了。说着说着大家就全哭了，而且越哭越伤心，越哭声音越大。当时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正在值班，听到我们的哭声，以为出了什么事了。听说我们是集体想家，就现身说法。他说，没什么好哭的，我初中就离家了。劝慰了许久，终于把大家说的收了眼泪。可我还是没走出那个情绪。第二天我就跑到东单邮电局，给家里发电报。

刘凝：因为想家就发电报，怎么说啊？

卜凡：我记得可清楚了，就发了这么几个字：爸爸妈妈我想你们！后来我姐告诉我，我妈拿着电报哭了。不知道我在北京受了多大的委屈。没几天，我妈出现在了学校门口。她是专门来看我的，可能是怕我有心理负担，就说是出差来北京，顺便来看我的。

刘凝：这就是妈妈啊！

卜凡：是啊！和妈妈在一起当然特别开心，但妈妈还是要回去啊。临走的时候买不到卧铺票，我心里特别着急，当时从北京到河南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呢，太辛苦了。我听说有个师兄和车站熟，帮其他同学买过卧铺票。我不认识他，但还是通过其他同学找到他。

刘凝：这时候你够有勇气的。

卜凡：如果是其他事就真不一定了。我请他一定帮忙买到票。没想到这位师兄真的给买到了，我心存感激。多少年以后，在一次会议

上碰到了他，跟他提起这件事情，他已经忘记了。他只是笑着说，做好事还是好的，有人记得。妈妈可以坐卧铺回去了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送妈妈去车站的路上，我给妈妈唱《大约在冬季》。

刘凝：那时很流行齐秦的这首歌。

卜凡：歌词不是说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保重我自己嘛。我想让妈妈放心。以后还是会想家，但好了许多，没再发过电报。

刘凝：学习怎么样？你是河南的唯一，又是“状元”。

卜凡：上课的第一天，我们的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题目，让每一位同学都说一说。题目是：由2000:1想到的。班里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，都是一轮轮考下来的。听完每个人经历后大家都跟霜打了一样。老师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之后大家都老实了，老老实实地练声，老老实实地读书。每天早晨我一手拿书，一手拿饭盒。先在大操场上练声，然后进食堂。那时候，觉得广院的肉饼特别好吃。晚上我喜欢去图书馆，一直看到闭馆。走出图书馆，回宿舍的那条路两旁种满了白桦树，微风吹着，身边是一一对情侣，觉得自己的生活单纯又充实，自己的明天一定会特别美好。

刘凝：多好的学生。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毕业吗？

卜凡：前两年都是这样过的，但到了大三就遇见他了，在学校的舞会上。

刘凝：你很喜欢跳舞吗？

卜凡：喜欢跳舞，但更喜欢广院舞厅里的气氛。学校舞厅的地面是旧旧的木地板，踩在上面觉得很浪漫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我化了个淡妆，平常我还真是不化妆的。北方大冬天的，我还穿了一条裙子，倒是很漂亮。